

家庭·广瑞路

馄饨飘香

| 曹延静 文 |

包馄饨,在我的记忆里,是非常温馨的场景。夏至包馄饨,九月一日开学包馄饨,大年三十包馄饨,都是取其“稳稳当当”的喻意,因为家乡话的语音里,这两个词读音是相似的。

除了这些个固定日子,我们大家都回父母家时,特别是孩子们都归去时,父亲母亲都很开心,总是要包馄饨来吃,因为孩子们喜欢吃,而且为了孩子们,母亲还亲手擀馄饨皮,因为自己擀的皮子特别有韧劲,下锅煮,怎么都不会漏馅。

包馄饨,是一项繁琐的事情,但在我的感觉中,画面却又是那么那么温馨。

母亲从地里拔了一大篮子菜来,很大很大一篮,春秋冬三季,是青菜,夏天,却是南瓜藤。别人家还有什么韭菜啦,白菜啦,茄子什么的馅,我家馄饨却只有两种馅:青菜肉馅,南瓜藤肉馅。

父亲去买肉,买回来以后,洗净了,开始剁肉,叮叮当当的声音,传出去很远,有邻居走过,总会停下脚步,打个招呼:

“今天吃馄饨啊?”

“吃馄饨!孩子们都回来了!”他眉开眼笑,心满意足。

母亲在擀馄饨皮,大家都回了,

又都喜食馄饨,所以得擀好几团馄饨皮。那长长的擀面杖,跟了她几十年了,看着她那风风火火的脸庞慢慢慢慢爬满了皱纹。但她手脚利索,擀面杖上下翻飞,那熟稔的动作永远没老。

我还在撕拣南瓜藤,我喜欢。每次坐在一大堆南瓜藤间,我内心特别特别宁静。我一门心思地撕掉那毛毛的藤皮,掐断,扔进菜篓子里。动作简单,但我一点不觉得单调,我平日握笔的手指,被藤汁染成了青色,黑青色,但我一点不在乎。妹妹在忙其他的准备工作,洗净待装馄饨的竹筛子,那两面竹筛子,跟随我们也是几十年了。她把该做的准备工作都做完,就过来与我一起撕南瓜藤。

我们两姐妹说些各自的生活,父亲在剁肉,母亲在擀皮子,两个孩子在逗猫玩,一会儿追到东,一会儿追到西……

一切具备,大家便围坐着开始包馄饨。每每这时候,我们通常都是倾听者,母亲会有许多话讲,她絮絮叨叨地说,我们边听边简单回应,有些事,听过多遍了,但那有什么关系呢?母亲愿意讲,我们愿意听。不在于讲的内容是什么,而在于那份女儿的知心贴心,那亲情与爱,都

在那一只只馄饨里,在那面筛子里,首尾相衔,摆成了一圈又一圈。真好看!

两面筛子都快满了,馄饨快包好了。父亲开始往锅里添水,开始在灶间烧火了,炉膛的火,红红地映在他慈爱的脸上。孩子们不再追猫,一会儿跑过来叫“好婆婆”,一会儿跑过去叫“好公公”,母亲于是吩咐:

“把桌子凳子搬出去,把筷子拿出去。”

桌子搬出去了,在开阔的院子里,头顶是蓝色的天,面前是碧绿的田野,那口老井安静地卧着。孩子们抢着搬凳子,把筷子一双一双放好。

酱油也拿出去了。

麻油也拿出去了。

孩子们安静下来。

“馄饨来了!”浇了麻油,淋了酱油,拿筷子拌匀了。大家有说有笑,开始吃馄饨。“佐,馄饨好吃吗?”母亲逗问儿子。

“外婆!有好吃的我不说话!”

大家哄然大笑。儿子幼时的这句话,成了我家的名言,每次吃馄饨,大家都要拿出来趣谈一番。

长大后的儿子,听了以后,常常抿嘴一笑,有点羞涩。

忆旧·古运河

记忆中的惠巷

| 徐荣根 文 |

去年就听说东林书院旁边的惠巷,从东到西打通了。因儿时在那里生活了十几年,有点印象,也有点怀旧,那天正好路过,进去转转。很可惜,改造后的惠巷同记忆中的惠巷,已面目全非了。除了那两个地理标志的字以外,竟找不到旧痕迹了。

无锡人恐怕知道惠巷的人并不多,但如果提及前世界乒乓球冠军惠钧,知道的人就多了。不错,惠钧儿时就住在惠巷6号,我等住在8号。6号和8号两大院子中间有一扇可装卸的木门。卸下来时可当简易乒乓球桌面。记忆中,我等大哥哥打球时,惠钧等小弟弟常帮我们捡球,以企“良好表现”来获得上台打球的机会。

历史往往糊弄人,一本正经“打球”的人,往往没有什么大出息;桌子底下钻进窜出的“捡球”人,却成了世界冠军。

记忆中的惠巷,其实是一条长不足百米、宽不足3米,东西走向的小弄堂。东邻苏家弄和东林小学,西靠顾家弄,南挨田基浜。惠巷居民以“惠”姓为主。“惠”姓在《百家姓》中排名第204位,是中国较为古老又不常见的姓氏。它的由来,有多达7个版本以上的传说。据儿时听老一辈人所述,太平天国时期,有兄弟两人一起逃亡。一人到了无锡就不走了,另一人继续走到上海,两人相约改姓“惠”。后来无锡惠巷有人曾去上海取证,果真找到惠巷,传说得到印证。

记忆中的惠巷8号,可能原本是惠姓一大户人家。独门独户,上下两层,中间有个很大的院子;还有一口不知何年代挖的水井。整个造型及结构,有点同薛福成故居和荣德生故居里某幢建筑相似。新中国成立后,8号被改建成十几户外姓人家共住的大杂院。各行各业,各种口音的人都有。教师、职员(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)、售货员、厨师、工人、个体手工业者(浇汤婆子)、家庭主妇,都有。在我的记忆里,大杂院里,不分职业高低,文化素质,经济条件好坏,大家都十分客气,其乐融融。大人们从不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而闹得不可开交。即使小孩子们发生争执,甚至打架,大人们也总是训斥自家小孩。

现在生活富裕了,人与人之间的信任、包容、关爱,似乎反倒愈来愈少,为什么呢?

在我的记忆里,不单单是8号,巷子里的其他居民,特别是大人们,不管从事何种职业,都挺忙的。整个巷子,很少见到游手而闲、不务正业之大人。大人们那种安分守己、勤奋工作、养家糊口、敬老爱幼的场景,记忆特深。

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举家搬离惠巷后,除了穿着刚进厂发的帆布工作服和钢铁工人标配的大头皮鞋,在巷子里转了一圈外,再也没有回过惠巷。一些同龄或相差无几的老邻居,最近几年断断续续有点联系。那些家长,除突发疾病故去的,大多属长寿者;子孙后代基本都过得不错。这恐怕同惠巷里那种“和而不同、有容乃大、劳动幸福、尊老爱幼”的民风有关吧。

老的惠巷,从建筑形态上讲,基本不存在了。但我相信,凡是在那里生活过一段时期的人,对那里的生活形态还是有深刻的印象和记忆的。

众生·人民路

扁头及同伴

| 乐心 文 |

扁头是我小舅妈的侄儿,因为后脑勺扁,我们都叫他扁头。他大名叫军辉。我有时候叫他扁头军军,他叫我乐心姐姐。

扁头年幼时跟一群孩子玩耍,被伤了重要部位,后来发育就有点僵,长不大的样子。

五十二岁的时候,扁头当了小领导,七个残疾人里头,他做组长。

这个组长做得很称职,他首先建立微信群,拍拍自己的老扁头,想了一个有意思的群名——“手工战斗连”。

一年前,他们到社区上班,为沪花文具有限公司做辅助活,给印泥盒穿钢丝、给胶水瓶贴图案。活儿

不复杂,按加工单子的要求做就是,比如,在紫色的盖子上贴水果图案,橙色的盖子上贴动物图案。图案位置贴居中,贴平服,盖子不圆整,有飞边的不能用,要挑出来,盖头上不能有划伤斑点……厂方的单子要求写得如此直白明确,是为了让他们容易理解。

他们初始只是单一贴图案,现在会完整装配印泥盒,穿钢丝、放布料、贴图案、包装,一气呵成。

扁头做事很有经纬,接到单子,他先做好放个样,然后教同伴们做。同伴中有反应迟钝的,他说不碍,慢慢做,手工补贴费平均分配,做多做少不计较,大家是一个整体。

七人中,两个发育不健全,五个曾患有精神疾病。他们在镇上过着岁月静好的日子,做着力所能及的辅助性手工活,产品出口到意大利、奥地利、菲律宾、迪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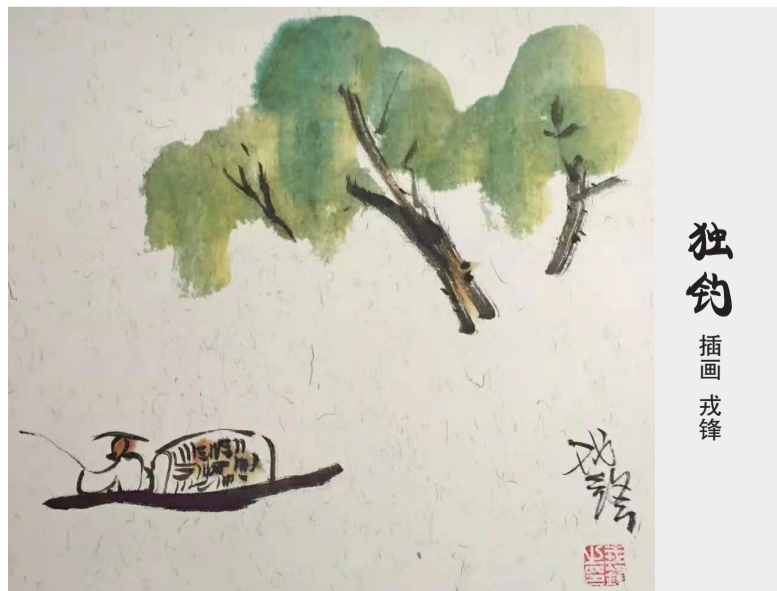
因为身有残疾,扁头没有结婚,父母都去世了,他一个人生活。跟扁头一样,乐群现在也是一个人生活。原先对她照顾有加的亲人,父母亲,两个哥哥,一个姐姐都先后去世。还好,如今在社区有了一个“家”,她不再孤单。

“手工战斗连”里的人,每天在一起说说话,彼此照应,相互取暖。一屋子的暖光,热乎乎地活着。因精神疾病住了十年医院的渊铭笑容多了起来,他种了蔬菜还拿来分送给大家。军军说,我们现在像兄弟姐妹一样,感情很好。到社区里来上班,碰到下雨,中午不回家吃饭,还一起到小饭店小吃吃。

这一切,周铁社区书记蒋锡琴格外高兴,她把这几个人组织起来,帮助他们走出封闭,做力所能及的事。他们工作的场所就在他办公室旁边,如此安排,可以近距离照应,毕竟他们是残疾人,有的人出了镇区往东不识西。

翡翠有着美玉一样好听的名字,因为多年患精神疾病,四十岁前还没用过手机,当她终于走出家门,到社区工作室里来上班。翡翠爸爸挺高兴,特意给她买了一只手机,这是正常健全人上班的必备品。

“手工战斗连”里的人都喜欢说上班,上班两字对他们格外珍贵。



独钓
插画
戎锋